

● 语言学

# 言语行为中取效行为和取效效果的认知研究\*

江桂英 孙少文

(厦门大学 厦门 361005; 广东科技学院 东莞 523083)

**提 要:** 取效行为因其不确定性而成为言语行为理论的薄弱一环。本文继承取效效果的概念,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其定义进行重新梳理,在此基础上利用 Talmy 的力动态模型对言语行为中的取效行为进行图式性描述和分类,并选取《红楼梦》中的案例进行运用分析和证明,得出的结论如下:(1) 取效效果是听者的认知过程,它包括说者发出话语行为、听者接收后通过语言理解机制进行理解并作出相应反应。取效效果决定取效行为,而取效行为可以作为取效效果分析的依据;(2) 取效行为有 4 种分类。本文从理论上弥补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在实践中证明认知语言学的阐释力度,为力动态模型与言语行为理论的结合做出实践上的尝试。

**关键词:** 言语行为; 取效行为; 取效效果; 认知语言学; 力动态模型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5-0035-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5.007

## A Cognitive Analysis of Perlocutionary Acts and Perlocutionary Effects in Speech Acts

Jiang Gui-ying Sun Shao-we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ngguan 523083, China)

The uncertainty of perlocutionary acts renders it a weak link in speech act studies, hence the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Speech Act Theory. This study inherits the notion of perlocutionary effects and revisit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perlocutionary acts are depicted and classified with the force-dynamic model put forward by Talmy. A case study is then carried out with some quotations from *A Dream of Red Mansion* to verify the conclusions drawn in the articl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1) perlocutionary effects reveal the listener's cognitive process. They consist of receiving speaker's utterance act, understanding the propositional and illocutionary act through various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making corresponding responses. Perlocutionary effects decide perlocutionary acts; in return, the analysis of perlocutionary effects can be built on perlocutionary acts; (2)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perlocutionary acts. Theoretically, this paper fills the gap of Speech Act Theory. Practically, it verifi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akes the initiative to combine the force-dynamic patterns and Speech Act Theory.

**Key words:** speech act; perlocutionary act; perlocutionary effect;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ce dynamics

### 1 引言

取效行为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第一, Searle 认为取效行为不是说话行为本身对听话人所产生的影响,无法从语言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因而该论题一度被搁置(孙淑芳 2009; 张绍杰 2012: 26);第二,取效行为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简

单的因果理论上,误认为“行为等于效果”,混淆取效行为和取效效果(顾曰国 1994: 34);第三,取效行为不受语言规则的制约,而是受到说者个人、听者个人以及用不同话语表现出来的施事行为 3 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不确定性。(连毅卿 2011) 为此,我们认为解决取效行为研究的不足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言语情绪交互与外语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15BYY082)和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认知语言学应用研究”(2013)的阶段性成果。

可从两方面着手: (1) 打破取效行为的因果论; (2) 解决其不确定性。本文基于顾曰国(1994)对取效行为和取效效果两个概念的区分尝试打破取效行为的因果论,并从认知的视角进一步确定取效效果的含义。而要解决其不确定性,我们将考察说者、听者以及社会语境 3 个维度,以力动态模型为分析方法,对取效行为进行分类并做出图式性描述。此外,本文拟选取《红楼梦》中宝玉挨打的情节为案例,通过分析文本中人物的对话、心理和行为进一步阐释观点。

## 2 理论基础

### 2.1 经典言语行为理论

Searle 批判地继承 Austin (1962/2012) 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在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69) 一书中全面阐释其理论框架。“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即我们所谓的经典言语行为理论。”(庞杨 张绍杰 2012: 23) 经典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每说出一句话就同时实施 4 种行为: (1) 发话行为(utterance act): 发出声音这个行为,包括发出词素、词、句子等语言单位; (2) 命题内容行为(propositional act): 指代和预测; (3) 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 陈述、疑问、命令、允诺等; (4) 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施事行为在给听者带来的思想、信念或行为上的影响。(Searle 1969: 23 - 25) 其中,命题内容行为是指说话者说出的一句完整的有意义的话,而施事行为,即,施事目的是说者的意图所在。此外,经典言语行为理论提出 12 种言语行为分类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抽取出 4 个标准作为分类的合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

### 2.2 力动态模型(Force-dynamic patterns)

Talmy (2000) 借用物理学的力概念,从认知角度分析力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提出力动态的几个基本模型,并将其延伸到心理域和社会域。图 1 的力动态模型可分别解读为: (1) 原力实体趋于静止,抗力实体趋于运动且力量更大,导致原力实体处于运动状态; (2) 原力实体趋于静止,抗力实体趋于运动,但原力实体力量更大,因而保持静止; (3) 原力实体趋于运动,抗力实体趋于静止,但原力实体力量更大,因而原力实体仍处于运动状态; (4) 原力实体趋于运动,抗力实体趋于静止且力量更大,因而原力实体呈静止状态。

除了稳定状态,力动态模型更多地呈现为互动状态,如冲击状态下力的转变以及力平衡的转

化等。语言可以通过映射将这些模型及其特征延伸到心理实体和心理领域上的互动(Talmy 2000: 430),包括心理内部的力互动(intrapsychological force interaction)和跨心理的力互动(interpsychological force interaction),前者指一个心理实体内部分裂成对立的两部分(divided-self),后者指两个心理实体之间心理上的力互动。此外,投射到心理域的力动态模型中,原力实体和抗力实体除了内部的静止或运动趋势外,还受到外在力量的影响,这种外在力量往往来自于社会域<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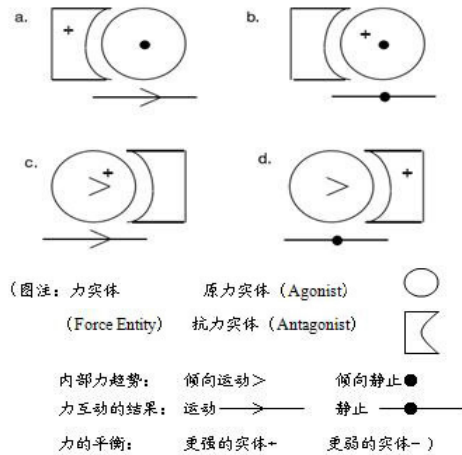


图 1 稳定状态下的基本力动态模型 (Talmy 2000: 415)

### 2.3 认知语言学及其力动态模型理论对言语行为的阐释力

经典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 4 个组成部分,且更多地从说者的视角出发。然而,取效行为是指“施事行为对听话者的行动、思想、信念等所产生的影响”(Searle 1969: 23 - 25),可见取效行为与听者密切相关。如果要对取效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只考虑说者视角的言语行为理论显然有失全面。

值得注意的是,认知语言学有两个关键承诺(key commitments),即“概括性承诺”(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与“认知承诺”(cognitive commitment)。前者是指适用于人类语言各个方面的普遍原则的描述;后者则指所有对于普遍原则的描述都与其他学科领域中关于人脑、思维的知识相吻合。(Evans, Green 2006: 27 - 28)此外,Talmy (2000)的力动态模型以说话双方的心理状态为分析对象,并且将社会域的因素考虑在内,同时还以图示说明二者力量的抗衡,因而具有强而清晰的解释力。下一节拟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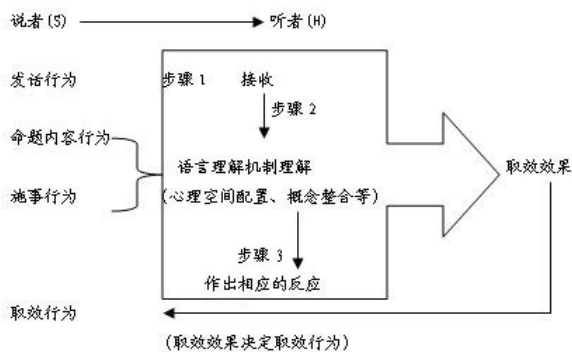
力动态模型对言语行为中的取效行为进行分析。

### 3 取效行为与取效效果的认知分析

#### 3.1 认知视角下的取效效果与取效行为

前文指出,研究取效行为必须把听者视角考虑在内,这便引申出从听者角度出发的“取效效果”的概念(孙淑芳 2010,连毅卿 2011)。Searle 继承 Austin 的取效行为概念,因而犯同样的错误,即,顾曰国(1994)所谓“取效行为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简单的因果论上”<sup>②</sup>。顾曰国在对行为和效果进行区分时考虑到听者和说者的视角,其中说者的话语行为引发听者的“语言理解机制”,“语言理解机制”带来听者的反应等一系列效果,即,取效效果具有因果逻辑关系,与取效行为不能等同。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长期体验的基础上会形成各种心理表征,例如,意象图式和理想化认知模型,然后通过心理空间配置、概念整合等进行意义建构,最后形成语言。意义的理解也是各种概念构建的过程。(Evans, Green 2006: 9, 458)因此,听者的“语言理解机制”也即意义建构所涉及的各种机制。我们根据言语行为的组成部分及其内涵可以推定,听者是在接收说者的话语之后对其命题意义、施事行为进行理解。分析表明,认知语言学有助于“取效效果”概念的明晰化,可以将“取效效果”定义为认知过程,它包括从说者发出话语行为之后听者接收并通过语言理解机制,如心理空间、概念隐喻等进行理解(理解命题内容、施事行为)作出种种心理、行为等的反应。取效效果决定取效行为,取效行为则是分析取效效果的依据。言语行为和取效效果之间的关系可用图<sub>2</sub>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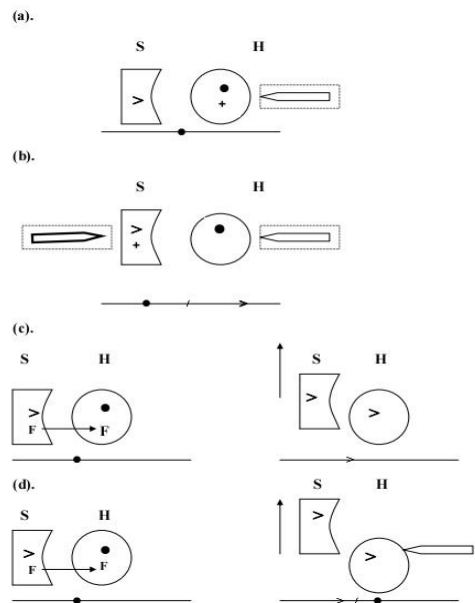
图<sub>2</sub> 言语行为及取效效果

如图<sub>2</sub>所示,步骤 1、2、3 表示听者从接受说者话语到作出反应的 3 个认知过程:听者接收说者

的发话行为——运用语言理解机制进行加工——作出相应反应。语言理解机制所理解的对象是命题内容行为和施事行为。取效效果决定取效行为,这里的“决定”是指在取效效果实现过程中,相应的取效行为也在形成。须要注意的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认为认知具有无意识性,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意识到认知运作程序和神经加工过程(Lakoff 1987),也就是说,尽管取效效果是在加工过程中实现,但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过程的发生,因此,对取效效果的研究应以取效行为为依据。

#### 3.2 取效行为的力动态模型分析

言语行为中,说者的施事行为,即话语意图是其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因而,被视作力动态模型中倾向于运动的抗力实体;与之对应,在言语行为开始之前,听者的心理状态趋于静止,因而视之为原力实体。参照前文图<sub>1</sub>(a)模型,S(说者)对应抗力实体,心理意图以“>”表示言语行为的施事目的,H(听者)对应原力实体,“●”表示S的施事行为对其产生作用之前的心理状态,因而稳定状态下,H的静止趋势更强,用“+”表示,且力的互动结果为静止,表示为图示下方的“-●-”。由于说话双方是在一定社会语境和情景语境下进行互动的,因而二者在力互动时会出现社会域的力。



(注:图示中的虚线方框表示具体语境,根据语境的不同,一些有来自社会域的力,另一些则没有。F=施事行为的力)

图<sub>3</sub> 力动态模型分析下的 4 种取效行为

根据力动态模型理论,可以推出 S 与 H 在互动之后会出现图<sub>3</sub>(a)-(d)的 4 种结果,即,言语

行为中的4种取效行为。图<sub>3</sub>(a)的取效行为可表述为: H从思想、信念上不认同S,行为上也未作出相应反应。图<sub>3</sub>(b)的取效行为可表述为: H在思想信念上不认同S,但迫于S的力量强大而妥协作出S所期待的反应。图<sub>3</sub>(c)的取效行为为: H在思想信念上认同S并且在行为上满足S的施事意图。图<sub>3</sub>(d)的取效行为可表述为: H在思想信念上认同S且在行为上有意满足S的施事意图,但迫于社会域的力而未能满足S的意图。用力动态模型依次分析得出以上4种取效行为。

### 3.3 取效行为与取效效果的实例分析

通过前文可知,取效效果决定取效行为,取效行为是分析取效效果的依据,并且通过力动态模型分析得出4种取效行为。在此基础上,我们以实例阐释取效行为的4个类别,并阐明取效效果的分析是如何以取效行为为依据的。我们选取《红楼梦》原著第三十三回中的宝玉挨打的情节作为分析对象。作此选择是由于该情节包含诸多人物对话冲突及心理状态,且情节紧凑,读者熟悉,便于分析。为方便读者理解,下文选取的例子根据情节的先后安排顺序。

①“贾政此时气的目瞪口呆,一面送那长史官,一面回头命宝玉‘不许动!回来有话问你!’一直送那官员去了。……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早知多凶少吉……正在厅上干转。”(曹雪芹 高鹗 2013: 309-310)

例①讲述贾政在得知宝玉与戏子有往来后,命令宝玉站在原地不动,等他回来训话。贾政在此做出一个指令性言语行为,而宝玉“早知凶多吉少……在厅上干转”,表明他此刻的心理状态是迫于父亲的威严,想走而不敢走。此时贾政言语的取效行为是:宝玉从思想信念上不认同父亲,但是迫于父亲的威严,只能顺从待在原地。取效效果为:(步骤1)宝玉听到父亲的指令,(步骤2)理解父亲话语的字面意义,即“不许动,回来有话问你”,并且知道父亲的施事意图是教训他。虽然宝玉在思想信念上不认同父亲贾政,不希望挨训,但是迫于父亲的威严,最终,(步骤3)宝玉尽管想走而没敢走,只能“在厅上干转”。对应的力动态模型为图3(b)。

②“众门客见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夺劝。贾政那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同上:310)

例②中,门客见贾政打宝玉过重,因而“夺

劝”,但是贾政并未听劝,反而斥责门客。在此,门客做出劝说的言语行为,而贾政的斥责表明他认为宝玉今日的所作所为也是因门客宠溺所致,且贾政地位高于门客,因而不接受劝告。门客日常宠溺宝玉以及贾政更高的社会地位可视为社会域因素,该因素强化其不接受劝告的力。因此,门客的取效行为是:贾政从思想信念和行为上均未顺从门客的施事意图。而贾政的取效效果则为:(步骤1)听到门客的劝告,(步骤2)理解门客的话语字面意义以及施事意图,但考虑到平日里宝玉正是被宠溺成性,且自身地位更高,所以(步骤3)不接受劝告,在行为上也没有中止杖笞宝玉。对应的力动态模型为图<sub>3</sub>(a)。

③“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他死,岂不是有意绝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们不敢含怨,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说毕,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贾政听了此话,不觉长叹一声,向椅上坐了,泪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苦命的儿吓!’因哭出‘苦命儿’来,忽又想起贾珠来,便叫着贾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贾政听了,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同上:311)

例③讲述王夫人在得知宝玉挨打之后苦劝贾政停手,贾政起初不听,后来王夫人通过声泪俱下的一番言语,并且提及夭折的贾珠,这才劝住贾政。该例中,贾政在听了王夫人的苦劝之后,“不觉长叹一声,向椅上坐了,泪如雨下”,表明王夫人要求贾政停手的施事意图正在影响贾政的心理状态,而王夫人念及贾珠,亦是为了打动贾政,只见贾政“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这表明其已完全接受王夫人的意图,并且开始后悔自己对宝玉下手过重。王夫人言语行为的取效行为可表述为:贾政从思想信念上认同王夫人,并且在行为上满足王夫人的施事意图。而取效效果为:(步骤1)贾政听了王夫人的话,(步骤2)理解其话语中的字面意思以及施事意图,不能再打宝玉这么一个儿子,(步骤3)并且受其影响,在行为上满足王夫人的意图。对应的力动态模型为图<sub>3</sub>(c)。

④“贾政又陪笑道‘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作儿的一时性起,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的。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赶早儿离了你,大家干净!’说

着便令人去看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应着。”(同上:312)

在例④中,贾母在责骂贾政之后赌气要回南京,命令仆人备轿马,而仆人只是干答应着,并未真正执行贾母的命令。在封建时代的社会语境下,仆人必须遵从上层命令,但文本中的“家下人”只是“干答应”,并未执行,根据其内容,可知是受到来自贾政的外在因素影响。此处贾母言语行为的取效行为是:仆人从思想信念上认同作为主人的贾母的命令,并且有做出行为的趋势,但因外在压力未能做出行为。其取效效果为:(步骤1)家仆听到贾母的命令,(步骤2)理解字面含义和施事目的,去收拾行李,准备马轿,送贾母回南京(步骤3)有执行命令的趋势(家主的命令,仆人必须实行),但是在此情景下,一家之主的贾政断不可能允许贾母回南京,所以来自贾政的力阻止仆人采取实际行动,而是“干答应”着。对应的力动态模型为图<sub>3</sub>(d)。

#### 4 结束语

取效效果紧接着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成为连接二者的桥梁。由于取效效果是听者在接受和理解说者言语时作出的一系列思想、信念或行为等方面的反应,这些反应决定说者的取效行为,仅从关注说者的经典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取效行为有失偏颇,因为其无法解释听者的一系列反应为何以及如何产生,而关注人的认知心理的认知语言学则符合这种需求。

言语行为认为“欲意皆可言表”(Searle 1969: 19),说者的意图可以通过说话的方式实现,而这种意图对听者而言,是一种心理上的力量。因而当说话双方互动时,会有力量权衡的出现。Talmy的力动态模型能够延伸到心理域和社会域,用力动态模型来分析言语行为,既考虑说话双方的心理变化,又纳入社会域的因素,同时还能弥补言语行为理论对听者视角的忽视。通过模型分析,本文呈现出S的施事行为对H心理状态的影响。

通过力动态模型的分析,我们得出4种取效行为。在案例分析中,进一步阐明取效行为和取效效果的关系,即,取效效果决定取效行为,取效行为可以作为取效效果分析的依据。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取效效果和深入划分取效行为具有

如下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它丰富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另一方面践行认知语言学的“概括性承诺”和“认知承诺”,证明该理论的阐释力。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言语行为与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从认知的视角分析取效效果,并且通过力动态模型对取效行为进行探讨和分类。

#### 注释

①本文认为,投射到其他概念域的力动态模型分析可以不止局限在一种概念域。例如,在心理域的力动态模型分析中,两个心理实体之间的心理互动可能还会受到来自其他概念域,尤其是社会域的因素的影响。因此3.2节的分析纳入社会域的因素。

#### 参考文献

-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 顾国国. 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 评判与借鉴[J]. 国外语言学, 1994(3).
- 连毅卿. 语用学视角下的取效行为[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S1).
- 庞杨 张绍杰. 词汇同义关系的认知关联解读[J]. 外语学刊, 2012(4).
- 孙淑芳. 取效行为的内涵阐释与取效行为动词[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6).
- 武瓌华. 表态言语行为的语义与语用[J]. 外语学刊, 2016(6).
-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2012.
- Evans, V.,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earle, J. R.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Searle, J. 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2012.
-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M]. Boston: The MIT Press, 2000.

定稿日期: 2018-08-10

【责任编辑 孙颖】